

欢喜冤家

欢喜冤家

西湖渔隐人摇著

目摇摇录

- 第一回摇花二娘巧智认情郎 (摇摇)
- 第二回摇吴千里两世谐佳丽 (摇摇)
- 第三回摇李月仙割爱救亲夫 (摇摇)
- 第四回摇香菜根乔妆奸命妇 (摇摇)
- 第五回摇日宜园九月牡丹开 (摇摇)
- 第六回摇伴花楼一时痴取笑 (摇摇)
- 第七回摇陈之美巧计骗多娇 (摇摇)
- 第八回摇铁念三激怒诛淫妇 (摇摇)
- 第九回摇乖二官骗落美人局 (摇摇)
- 第十回摇许玄之赚出重囚牢 (摇摇)
- 第十一回摇蔡玉奴避雨撞淫僧 (摇摇)
- 第十二回摇汪监生贪财娶寡妇 (摇摇)
- 附：欢喜冤家续集

- 续第一回摇两房妻暗中双错认 (摇摇)
- 续第二回摇一宵缘约赴两情人 (摇摇)
- 续第三回摇马玉贞汲水遇情郎 (摇摇)
- 续第四回摇费人龙避难逢豪恶 (摇摇)
- 续第五回摇孔良宗负义薄东翁 (摇摇)
- 续第六回摇王有道疑心弃妻子 (摇摇)
- 续第七回摇木知日真托妻寄子 (摇摇)

- 续第八回摇杨玉京假恤孤怜寡 (摇摇)
- 续第九回摇朱公子贪淫中毒计 (摇摇)
- 续第十回摇黄焕之慕色受官刑 (摇摇)
- 续第十一回摇梦花生媚引凤鸾交 (摇摇)
- 续第十二回摇一枝梅空设鸳鸯计 (摇摇)

附：醋葫芦

- 第一回摇限时刻焚香出去摇怕违条忍饿归来 (摇摇)
- 第二回摇祭先茔感怀致泣摇泛湖舟直谏招忧 (摇摇)
- 第三回摇王妈妈愁而复喜摇成亲外喜而复愁 (摇摇)
- 第四回摇思疗妒鸩鸩置膳摇欲除奸信印关防 (摇摇)
- 第五回摇周员外设谋圆假梦摇都院君定计择良姻
..... (摇摇)
- 第六回摇脱滞货石田长价摇嗟薄命玉杵计穷 (摇摇)
- 第七回摇落圈套片刻风光摇露机关一场拷打 (摇摇)
- 第八回摇再世昆仑玉全麟嗣摇重生管鲍弦续鸾胶
..... (摇摇)
- 第九回摇都院君勃然嗔假印摇胡主事混沌索真贓
..... (摇摇)
- 第十回摇伏新礼优觴祸酿摇弄虚辞继立事谐 (摇摇)
- 第十一回摇都氏瓜分家财摇都飏浪费继业 (摇摇)
- 第十二回摇石佛庵波斯回首摇普渡院地藏延宾 (摇摇)
- 第十三回摇产佳儿湖中贺喜摇训劣子堂上殴亲 (摇摇)
- 第十四回摇告忤逆枉赔自己钞摇买生员落得用他财
..... (摇摇)

- 第十五回摇昼行乐假山掩侍女摇涉疑心暗鬼现真形 ……… (摇摇)
 …………… (摇摇)
 第十六回摇妒气触怒干天庭摇夙孽报施乎地府 …… (摇摇)
 第十七回摇波斯阅招救难摇都氏带罪受经 ……… (摇摇)
 第十八回摇翠苔重返家门摇都氏阖堂拜谢 ……… (摇摇)
 第十九回摇都白木丑态可摹摇许知府政声堪谱 …… (摇摇)
 第二十回摇昧心天诛地灭摇硕德名遂功成 ……… (摇摇)

序

喜谈天者，放志乎乾坤之表：作小说者，游心于风月之乡。庚辰春正遇闰，瑞雪连朝，慷当以慨，感有余情，遂起舞而言曰：“世俗俚词，偏入名贤之目：有怀情笔，能舒幽怨之心。记载极博，诂是浮声。竹素游思，岂同捕影？演说二十四回以纪一年节序，名曰《欢喜冤家》。”

有客问曰：“既已欢喜，又称冤家，何欤？”予笑而应之曰：“人情以一字适合，片语投机，谊成刎颈，盟结金兰。一日三秋，恨相见之晚；倏时九转，识爱恋之新。甚至契协情孚，形于寤寐。欢喜无量，复何说哉！一旦情溢意满，猜忌旋生，和蔼顿消，怨气突起，弃掷前情，酿成积愤，逞凶烈性，遇煽而狂焰如飙，蓄毒虺心，恣意而冤成若雾，使受者不堪，而报者更甚。况积憾一发，决若川流，汹涌而不能遏也。张陈凶终，萧朱隙末，岂非冤乎？非欢喜不成冤家，非冤家不成欢喜。居今溯昔，大抵皆然。其间嬉笑怒骂，离合悲欢，庄列所不备，屈宋所未传。使慧者读之，可资谈柄；愚者读之，可涤腐肠；稚者读之，可知世情；壮者读之，可知变态。致趣无穷，足驾唐人杂说；恢谐有窍，不让晋士清淡。使蕙风发响，入松壑而弥清。流水成音，泻盘石而转韵。圣人不除郑卫之风，太史亦采谣咏之奏。公之世人，唤醒大梦。”

重九日西湖渔隐题于山水邻

第一回摇花二娘巧智认情郎

世事从天不自由，千般恩爱一时仇；
情人那肯因情死，先结冤家后聚头。

这四句诗，只为世人脱不得酒色财气这四件事，所以做出不好事来。且说个只好酒不好色的人，他生长在松江府华亭县，八团内川沙地方。他父亲名叫花遇春，年将半百，单生得此子，夫妻二人，十分欢喜。长成六岁，上学攻书，取名花林，生得甚不聪明，苦了先生。费尽许多力气，读了三年，书史一句不曾记得。不想到了十岁外，同了几个学生，朝日顽耍。父亲虽严，那里曾怕。先生虽教，那要肯听。他父亲见他不像成器的了，想道这般顽子不能成器，到不如歇了学，待他长成时与他些本钱，做些生意也罢。因此送了先生些束修，竟不读书了。后来一发拘束不定了，他母亲与丈夫商议道：“孩儿不肖，年已长成，终日闲游不能转头。不若娶一房媳妇与他，或者拘留得住。那时劝他务些生业，也未可知？”遇春道：“我心正欲如此，此事不宜迟。”即时就去寻了媒婆。那媒婆肚里都有单账的，却说几家女子。曰：“某家某家可好么？”遇春听了道：“这几家倒也都使得，但不知谁是姻缘，须当对神卜问，吉者便成。”别了媒婆，竟投卜肆，占得徐家女子倒是姻缘，馀非吉兆。也罢，用了徐家。又见媒人央他去说。原来此女幼年父母双亡，命无亲族，到在姑娘家里养成，姑夫又死了。人嫌他无娘教训的女

儿，故此到十八岁，尚未有人来定，恰好媒人去说。这徐氏姑娘与他家相隔不远，向来晓得花家事情，有田地房产的人家。但不知儿子近日如何？自古媒人口无量斗，未免赞助些好话起来。那徐氏信了，即时出了八字。因此花家选日成亲，少不得备成下礼迎娶过门。请集诸亲，拜堂合卺，揭起方巾花扇。诸人俱看新娘生得如何？但见：

秋水盈盈两眼，春山淡淡双蛾；金莲小巧袜凌波，嫩脸风弹得破。唇似樱桃红绽，乌丝巧挽云螺；皆疑月殿坠嫦娥，只少天香玉兔。

诸人一见，果然生得十分美貌，无不称好。一夜花烛酒筵，天明方散。未免三朝满月，整治酒席，这也不题。好笑这花林娶了这般一个花枝般的浑家，尚兀自疏云懒雨，竟不在温柔乡里着脚。过了几时，仍到街坊上结交了一个不学好的单身光棍，名姓李二白，年纪有三十岁了，专一好吃好赌，引诱人家儿子，哄他钱钞使用。这花林又着他这一道，便将妻子的衣饰，暗地偷去花费，不想他妻子一日寻起衣饰没了许多，方知丈夫偷去卖了，禀明了公婆。还存得几件衣物，送与婆婆藏了。公婆二人闻知，好生气恼，恨成一病，两口恹恹，俱上床了。好个媳妇，早晚殷勤服侍，并无怨心。央邻请医，服药调治，那里医得好，这花林犹如陌路一般，又去要妻子的衣饰。见没得与他，几次发起酒疯，把妻儿惊得半死。

且说李二白见花林的物件没了，甚是冷淡。他便又去寻一个书生，姓任名龙，年纪未上二十，他父亲在日是个三考

出身。后来做了一任典史，趁得千金。不期父亲亡过，止存老母，童仆在家。妻子虽定，尚未成亲。故此自己往城外攻书。曾与李二白在亲戚家中会酒，有一面之交。一日途中不期相遇，叙了寒温。恰好又遇花林各叙名姓，李二一把扯了两个，竟至酒楼上做一个薄薄东道，请着任龙，席上猜三道五，甜言蜜语十分着意。这任龙是个小官心性，一时间又上了他的钩子。次日就拉了花李二人酒肆答席，三人契同道合，竟不去念着之乎也者了，终日吃酒吃食。这花林又是个好酒之徒，故终日亲近了这酒肉弟兄，竟不想着柴米夫妻。他父母一日重一日，哪里医治得好，遇春一命呜呼。花林又不在家，央了邻家四外寻觅方得回来。未免哭了几声，三朝头七，这到亏了任李二人相帮，入棺出殡治丧料理，不料母亲病重，相继而亡。自然又忙了一番，方才清静。馀剩得些衣衫首饰，妻子又难收管，尽将去买酒吃食，使费起来。这番没了父母，竟在家中和哄了。那李二白生出主意道：“我们是异姓骨肉，必要患难相扶，须结拜为弟兄，庶可齐心协力。我年纪痴长，叨做长兄。花弟居二，任弟居三，你二位意下如何？”二人同声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三个吃了些香灰酒，从此穿房入户。李二唤徐氏叫二娘，任三叫二娘做二嫂，与同胞兄弟一般儿亲热。这李二见花二娘生得美貌，十分爱慕。每席间将眼角传情，花二娘并不理账他。丈夫虽然不在行，也看得这村人上眼。任三官青年俊雅，举止风流，二娘十分有意，常将笑脸迎他。任三官虽然晓得，极慕二娘标致，只因花二气性太刚，倘有些风声，反为不妙，所以欲而不敢。

一日，花二在家，买了些酒肴，着妻子厨下安排。自己

同李任在外厢吃酒，谈话中间，酒觉寒了。任三道：“酒冷了，我去暖了拿来。”即便取了冷酒，竟至厨下取火来暖。不想花二娘私房吃了几杯酒，那脸儿如雪映红梅，坐在灶下炊火煮鱼。三官要取火暖酒，见二娘坐在灶下不便。便叫：“二嫂，你可放开些，待我来取一火儿。”花二娘心儿里有些带斜的了，听着这话，佯疑起来，带着骂道：“小油花什么说话，来讨我便宜么？”任三官暗想道：“这话无心说的，到想斜了。”便把二娘看一看，见他迷迷笑眼，脸带微红，一时欲火起了，大着胆，带着笑，将身捱到凳上间坐。二娘把身子一让，被三官并坐了。任三便将双手去捧过脸来，二娘微微而笑，便回身搂抱，吐过舌尖，亲了一下。任三道：“二嫂，自从一见想你到今，不料这般有趣的，怎生与你得一会，便死甘心。”二娘道：“何难，你既有心，可出去将二哥灌得醉了，你同李二同去，我打发二哥睡了，你傍晚再来，遂你之心可好么？”三官道：“多感美情，只要开门等我，万万不可失信。”二娘微笑点着首，连忙把酒换了一壶热的，并煮鱼拿到外边一齐又吃。三官有心，将大碗酒，把花二灌得东倒西歪。天色将晚，李二道：“三官去罢。”三官故意相帮，收拾碗盏进内，与二娘又叮嘱一番，方出来与李二同去。二娘扶了花二上楼与他脱衣睡倒，二娘重下楼收拾已毕，出去掩上大门，恰好任三又到，二娘随拴上门道：“可轻走些。”扯了任三的手，走到内轩道：“你坐在此，待我上楼看他一看便来。”任三道：“何必又去！”一手搂住二娘，推在凳上，两下云雨起来。任三官比花二大不相同，一来标致，二来知趣，二娘十分得趣。怎见得：

色胆如天，不顾隔墙有耳。欲心似火，那管隙户人窥。先似渴龙喷井，后如饿虎擒羊。渍渍有声，铁汉听时心也乱。吁吁微气，泥神着处也魂消。紧紧相偎难罢手，轻轻耳畔俏声高。

花二娘从做亲以来，不知道这般有趣。任三见他知趣，放出气力，两个时辰方才罢手。未免收拾整衣。二娘道：“我不想此事这般有趣，今朝方晓得这般滋味，但愿常常聚首方好。只是可奈李二这厮，每每把眼调情，我不理他，不可将今番之事泄漏风声与他。那时花二得知了，你我俱活不成的。”三官道：“蒙亲嫂不弃，感恩无地，我怎肯卖俏行奸？天眼亦难容我。”二娘道：“但不知几时又得聚会？”任三道：“自古郎如有心，哪怕山高水深。”二娘道：“今夜与你同眠方好，料亦不能。夜已将深，不如且别，再图后会罢。”任三道：“既如此，再与你好一会儿去。”正待再整鸾佩，不想花二睡醒，叫二娘拿茶。二人吃了一惊，忙回道：“我拿来了。”悄悄送着三官出去，拴好大门。送茶与花二吃了。花二道：“你怎么还不来睡？”二娘回道：“收拾方完，如今睡也。”

闲话休题，次早花二又去寻着李二，同觅任三官。恰好三官在家，便随口儿说：“昨晚有一表亲京中初回，今日老母着我去望他，想转得来时，天色必晚了，闻知今日海边，一班妓女上台扮戏，可惜不得工夫去看。”花二道：“李二哥，三官望亲，我与你去看戏如何？”李二道：“倘然没戏，空走这许多路途何苦！”花二道：“我有一个旧亲，住在海边，若无戏看，酒是有得吃的，去去何妨？”李二听见说个

酒字道：“既如此，早早别了罢。”三人一哄而散。

不说花李二人，被任三哄去，且说三官又到家中取了些银子，着一小厮唤名文助，随了买办些酒肴，拿到花家门首。着小厮认了花家门径，着他先去，不可说与奶奶知道。自己扣门而入。见了二娘笑道：“他二人方才被我哄到海边去了，一来一往，有三十馀里路程，到得家中天已暗了。我今备得些酒果在此，且与你盘桓一日。”二娘道：“如此极好。”把门掩上。三官炊火，二娘当厨。不时间都已完备，二娘道：“我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万一，二哥一时回来，事未可知。若还遇见，如何是好？向日公婆住房，到在后面。从他没后，闭门到今，且是僻静清洁，我想起来，倒不如坐在里边，料他即回，也不知道，你道好么？任三听说，欢喜之极。即时往后边开门一看，里边床帐桌椅，件件端正。打扫得且是洁净，壁上有诗一首道：

轩居容膝足盘桓，斗室其如地位宽；
壶里有天通碧汉，世间无地隔尘寰。
谁人得似陶元亮，我辈终惭管幼安；
心境坦然无窒碍，座中只好着蒲团。

看罢，即将酒果肴器摆下，两人并肩而坐。你一杯我一盏，欢容笑口，眉眼调情。自古道：“花为茶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”调得火滚搂做一堆，就在床上取乐起来。这番与昨晚不同，怎见得不同，只见：

雨拨云撩，重整蓝桥之会。星期月约，幸逢巫

楚之缘。一个年少书生，久遭无妇之鰥，初遇佳人，好似投胶在漆。一个青春荡妇，向守有夫之寡。喜逢情种，浑如伴蜜于糖。也不尝掀香翠幌，也不管挣断罗裳。正是：

雨将云兵起战场，花营锦阵布旗枪；
手忙脚乱高低敌，舌剑唇刀吞吐忙。

两人欢乐之极，满心足意而罢。整着残肴，痛饮一番，二娘道：“乐不可极，如今天已将未牌了。你且回去，后会不难了。”三官道：“有理，只要你我同心，管取天长地久。”言罢作别，竟自出门去了。

不移时，花二已回。二娘暗暗道：“又是有些主意，若迟一步，定然撞见了。”自此任三官便不与花李二人日日相哄了。张着空儿便与二娘偷乐，若花二不时归家，他便躲入后房避了，故此再不撞见。只是李二又少了一个大老官，甚是没兴，常常撞到花家里来寻花二。

一日，花二不在家，门不掩上的，他便撞入内轩问道：“二哥可在家么？”二娘在内答道：“不在。”李二听了这娇滴滴的声音，淫心萌动。常有此心，奈花二碍眼。今听得不在家中，便走进里边道：“二娘见礼了。”二娘答礼道：“伯伯外边请坐。”李二笑道：“二娘向时兄弟在家，我到常在里边坐着。幸得今日兄弟不在，怎生到打发外边去坐！二娘，你这般一个标致人儿，怎生说出这般不知趣的话来！”二娘正着色道：“伯伯差了，我男人不在，理当外坐，怎生

到胡说起来？”李二动了心火，大胆跑过去要搂，早被二娘一闪，倒往外边跑了出来，一张脸红涨了大怒。恰好花二撞回，看见二娘有怒色，忙问道：“你为何着恼？”二娘尚未曾答，李二听见说话，闯将出来。花二一见，满肚皮疑心起来，二娘走了进去。花二问道：“李二哥，为着甚事，二娘着恼？”李二道：“我因没兴，寻你走走，来问二娘，二娘说你不在。我想二娘哄我，故意假说。因此走到里边望一望，不想二娘嗔我，故此着恼。”花二是个耳软的直人，竟不疑着甚的，也不去问妻子，便对李二道：“二哥，妇人家心性，不要责他，和你街上走一走去罢。”两人又去了，直到二更时分方回。二娘见他酒醉的了，欲待要说起，恐他性子发作，连累自身，不是要的，只得耐着不言。

到次早，见花二不问起又不敢开口。李二从此不十分敢来寻花二了。花二也常常不在家，到便宜了任三官。日间不须说起，至于花二更深不回来伴二娘。便是花二回来，多是醉的。二娘服侍去睡也再不寻起二娘作些勾当，故此二娘到得与三官十分畅快，或在花家房中过夜，或接连三日五日不出门，与花二，李二竟自冷了。这李二心中好闷，想道：“花家妇人，不像个贞静的，少不得终有些儿破绽，待我慢慢看着，若还有些破绽，定不饶他。”因此常常在花家前后探听。

恰好一日，远远望见任三走近花家而来，他连忙闪在对门裁缝店内看着。只见任三竟自推门进去了，有一个时辰尚不见出来。李二连忙走到花家门首一望，不见些儿动静，把门扯了一扯，又是拴的。他便想道：“多分花二哥在家里，敢是留他吃酒，故此不出来了。”便把门敲上两下。只见二

娘出来问道：“是哪一个敲门？”李二道：“是我来寻二哥讲话。”二娘答道：“不在家。”李二想道：“多分是妇人怪我，故意回的，不免说破他。”便道：“既二官不在，任三官怎么在里边，这半日还不出来？”二娘道：“你见鬼了。任三官多时不到我家来了，谁见来的？”李二道：“我亲眼见他来的，你还说不在！”二娘怒道：“这等你进来寻。”便出来把门开了。李二想道：“古怪！难道我真见了鬼不成？道岂有此理。”便大着步往里面四围一看，并无踪影。他再也不想有后房的，便飞跑上楼去看。那有三官影儿，倒没趣了，飞走下楼往外就跑，被二娘千忘八，万奴才骂得一个不住。不期花二归家，见二娘骂人，问道：“你在此骂谁？”二娘道：“你相交的好朋友，李二这狗才十分无礼，前番你不在家，他竟入内室调戏着我，我走了出来，恰好你回来，你亲眼见的。他今日又来戏我，我骂将起来，方才走去。这般恶兽还要相交他怎的！”花二登时大怒起来，骂道：“这个人面兽心的强盗，我前番却被他瞒了。你怎么不说？今日又这般可恶，杀这强盗，方消我恨。”竟上楼取了床头利刀，下楼赶去。二娘一把扯住，忙道：“不可太莽，若是你妻子失身与他，方才可杀。自古捉奸见双，你竟把他杀了，官司怎肯干休！以后与他绝了交便罢了，何苦如此。”花二的耳朵绵软的，被妻子一说见是有理。想一想，撇下刀说：“便宜了他，幸喜我浑家不是这般人。若是不贞洁的，岂不被他玷辱，被人耻笑。”二娘背地里笑了一声，向厨头取了些酒菜道：“不用忙了，且来喝一杯儿去睡了罢。这样小人，容忍他些。”花二闷闷的吃了几杯，竟自上楼睡了。

二娘又取些酒菜，往后房来与任三吃。将李二之事，如

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说了一遍。道：“如何是好？”三官道：“若还如今我出去，倘被看见倒不好了。我不如在此过夜，到明日早早梳洗，坐在外边，只说来寻二哥说话，与他同出门去，方可无碍。”二娘道：“这话到甚是有理，只是此番去，你且慢些来。李二必竟探听的，有差池，怎生是好？”三官道：“我家有个小厮，名唤文助，认得你家的，我使他常来打听些消息便了。”二娘道：“你明日拉了二哥到你家，请他吃几杯酒儿，着文助斟酒，待他识熟了面，然后着他送些小意思与我们。如此假意相厚，方好常常往来。”三官道：“此计必须如此方好。”两人同吃些酒儿，未免做些风月事情，方上楼去。

次早，三官起来早已梳洗，把大门开了，坐在外厢。叫：“二哥在么？”二娘在内，假应一声，上楼说与丈夫知道：“任三叔寻你，想他许久不来，莫非李二央他来释非？切不可又去与那强盗相交了。”花二连忙梳洗下楼，与任三施礼道：“三官为何一向少会？”三官道：“小弟因宗师发牌县考，一向学业荒疏，故此到馆中搬火，久失亲近。今日家中有一小事而回，特特来望兄，不知一向纳福么？”花二道：“托庇贤弟，你会见李二么？”任三道：“如今正要同兄去望他。”花二道：“不必说起这畜生。”将前件云云之事一一说了一遍。三官假意怒道：“自古说得好，朋友妻不可嬉，怎生下得这样心肠！既如此，我也不去望他了。明日小弟倘娶了弟媳，他未免也来轻薄，岂不闻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。二哥既然如此，也不必恼了，兄同小弟到家散闷如何？”花二同了三官到家里，只见堂上有人说话。把眼一看，恰是一个说亲的媒人，与任母讲话，因女家催完亲事，

等紧要过门。他母亲道：“又未择日，尚未催妆，须由我家料理停当，方可完姻，怎么女家反这般催促？”花二任三听了，一齐笑着见礼。免不得整酒款待媒人，花二相陪。三人直饮到红日西斜，别了任家出门。花二与媒人一路同行，花二便问道：“媒翁先生，为何女家十分上紧，是何主意？”媒人笑而不答。花二道：“莫非是人家穷，催他做亲，好受些财礼使用么？”媒人道：“他家姓张，也是个三考出身，做了三任官。去年升了王府典膳回来的。家事约莫有万金，那得会穷。”花二想道：“奇！这等毕意为何？”媒人问道：“兄与任家官人相厚的么？”花二道：“意气相投，情同骨肉。”媒人道：“这等，兄说的话，毕竟肯听的了，府上在何处？”花二道：“就在前面。”媒人道：“有事相议，必须到府上，方可实言。”两人到了花家，分了宾主。二娘点茶吃了，花二又问起原由，媒人曰：“见兄老诚，自然是口谨的，特与兄议，万万不可与一人知之。”花二道：“老丈见教，断不敢言。”媒人道：“任官人定的女子，年纪二十岁了，闺中不谨，腹中有了利钱，他父亲在京中去了，是他令堂悄地央人接我，要我及早催他过门，以免得露丑，许我十两银子相谢。我方才见说不来，心中烦恼，想此事必须得花兄暗地赞助。若得早娶，愿将所谢之银均分。”花二心下暗暗想道：“领教，领教。”媒人道：“千万言语谨密些。”花二道：“不须吩咐。”媒人道：“尚有未尽之言。奈天色晚了，欲求同行几步，方可悉告。”花二同出门去了。二娘在门后，初然听了此人说任官人三个字，他便半步不移，细细听了前后说话，暗暗叹息道：“淫人妻女，妻女淫人。天之日远，信不诬矣。”他又想道：“丈夫倘去相劝，毕婚之后，